

#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杨晓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摘要]**近年来,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取得了行之有效的进展,然而在文化生存空间和传承人队伍建设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題。本文通过梳理现阶段贵州非遗面临的发展困境,从建立理论研究体系、搭建交流平台、联合田野调查机制、完善教学体系四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贵州非遗保护与传承发展提供有效路径。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发展困境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2.105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贵州省是非遗大省,世居民族多且各具特色,共有17个少数民族,民族生存空间保存完好。目前全省已有人类非遗代表作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104项,省级非遗代表项目628项,省级以上非遗传承人有628名。自2011年以来,贵州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加速开展,通过数字化技术、非遗扶贫就业等多项政策走在了全国前列,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走出了多维度融合发展的道路,为实现乡村振兴与文化繁荣提供了内生动力。2021年8月,《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印发,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进一步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 一、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省、市、县四级的名录体系,大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有效保护,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中华优秀文化魅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贵州大地上生活着18个世居民族,多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成就了贵州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形成了多彩贵州的标签。

### (一) 非遗生存文化空间遭到破坏

贵州民族众多,文化特色多元,非遗资源丰富多样。但“非遗品牌打造文化旅游综合体”“文旅融合”等工作的快速开展,造成多数非遗聚集地区存在文化元素混杂且商业氛围过度的现状。特别是热门景区中,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原本具有原真性的少数民族群众和非遗传承匠人也需要扮演商户的角色,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其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商业化趋势,与传统的民族文化进行激烈的碰撞与竞争。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展示平台、无法适应社会需求、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直接或间接导致了部分传统技艺、民俗节庆等非遗生存空间萎缩,濒临消失的局面。

### (二) 非遗保护开发角度不够创新

在非遗的整体保护工作中,存在“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一是项目保护缺乏理论依据;大多数地区在项目申报过程中,确实做了大量功课、下了很大功夫,一旦入选名录后,项目进程停滞,没有及时有效的进行研究,相关研究理论也不够夯实,无法进一步做好保护和传承工作。二是项目开发角度不够创新;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没有建成非遗学科体系,也没有进一步将理论研究成果服务于保护传承的实践。又或者将非遗名录的项目借创新之名随意篡改至面目全非,破坏了非遗原有的真实性。三是基层工作人员对非遗保

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专业能力;本土专业人士知识体系构建不足,只知组织申报,不重视发展利用。

### (三) 非遗保护研究缺乏田野调查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民间,许多项目是草根文化,发展于民间,聚集了大众的智慧、审美和精神。对非遗的田野调查,是脚踏实地科研的必经之路。田野调查是了解实际同时激发思维活力的过程,无论是保护单位还是高校,各类体系当今的研究缺乏乡村社会生活经历和实地调研,忽略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获取的一手资料往往不足以支撑论文,研究成果作用微弱。

### (四) 非遗保护方向出现偏差

贵州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阵地,在推行“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文化和旅游在产生联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文化底蕴未被深入挖掘,出现了“旅游”在“文化”之上的状况,将文化置于旅游之后,文化变成辅助性工作;二是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不足,许多地区虽坐拥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却不能将“文化”与“创意”很好结合,产品匮乏且质量不佳、档次偏低,阻碍了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与消费市场的供需脱节。

## 二、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状

我国已经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体系,在有效保护和传承非遗项目的同时,也鼓励各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一) 传承人年纪偏大或外出务工

贵州非遗传承人数量虽在全国靠前,但总体传承发展情况不太乐观。调研过程中发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传承人年纪过大;贵州大多农村地区,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情况较为普遍,传承人年龄普遍偏大,而年轻一代大多对非遗不了解不熟悉,没有兴趣学习,无法继续保护和传承,出现断层现象。二是传承人外出打工,无法有效传承;仅有少部分非遗传承人设有工作室,将非遗技艺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余多数原本以务农为主,受经济利益驱动选择外出务工,导致仅有个别传承人在持续开展传习活动,且所影响范围非常有限。

### (二) 传承人队伍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

在调查与访谈中了解到,有省级非遗传承人进入体系后,并未从事非遗传承实践、丧失传承能力、不能掌握非遗项目的核心知识与技艺、无行业技艺代表性和区域影响力、无法履行传承义务等案例。同时,由于省内非遗传承人队伍庞大,而相关工作机构不健全、非遗中心仅十几名工作人员等实际情况,多数情况下难以支撑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如认定与管理工作中存在难度,也无法实施动态管理。因此,完

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退出机制”是当前工作的必要之举，让有限的资源服务于真正的传承人。

### （三）传承人没有系统的教学方案

多数传承人并未以非遗技艺作为其主要经济来源，虽投身于非遗进校园、非遗进课堂等项目，会被邀请到学校进行授课，但并没有系统的教学方案，往往只能以实践课程的方式讲授技艺，传承人虽已尽量将自己所知毫无保留的教授给学生，但由于年纪偏大或因语言不通等问题，导致授课模式接受度甚微，学生受益不多，不能做到很好的传承非遗文化。与其同时，多数传承人在进入新环境传承的过程中，受到习俗或语言等影响，其他民族或社区环境会对传承技艺产生间接影响，部分传承人不能适应这些变化，导致传承方式的改变，出现传承项目的变迁。

### （四）传承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村落的消失，非遗的传承方式也发生改变。一是某项技艺可能变成一个村或者一个组织来延续和传承，甚至逐渐衍变成社区传承和校园传承，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相关部门还没有颁布针对集体传承项目的保护制度和条例；二是传承人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部分地区邀请传承人进行授课，会要求传承人做某些改变，严重制约了项目的传承。

## 三、现阶段非遗保护与传承面临的困境

### （一）理论研究体系建设不足

面对丰富的非遗财富，非遗数据库的建设工作正积极开展。但这些已有的非遗材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缺乏整体的、一致的研究标准与规范。此外，非遗理论研究体系不够完善，高校应联合起来，积极建立保护理论的体系，及时展开推敲讨论，避免在开展调研的过程中对文化空间造成破坏，在造成运营困难的同时，也未完成“盘活”的任务。

### （二）研学活动开发深度不足

随着贵州非遗工作的推进，现阶段正积极建立相关的研学项目，其中非遗民俗类的研学课程是最主要的类别。但从整体看，贵州研学资源较为分散、影响力不强，并未形成具有特色的、多角度多类型的、连点成片的研学基地。例如黔东南州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数量众多且保存较好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但在实际工作中，在当地建立研学基地，让学生深入感受非遗的魅力，开发具有深度的研学产品等工作显得十分不足。

### （三）田野调查工作开展不扎实

田野调查是非遗研究重要的手段之一，是非遗研究工作者的基本功和必修课，也是产出研究成果的基本前提和必然要求。当前，贵州高校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过于平面，研究较为不接地气，导致很多研究成果在实际工作中无法使用，造成“高校天上飞，非遗管理部门地下跑”的困境。甚至有已濒临消失的民俗节庆调研资料出现在最新发表的论文中的现象。

### （四）未建立完整的教学体系

贵州高校已成功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但如何完备师资队伍、实训实习基地的建设，突出强化非遗实践锻炼，形成产教融合为载体的“非遗资源库+非遗理论教学+非遗场景教学+非遗资产开发与转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当前，针对非遗保护人才的培养工作，还未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处于初期的摸索阶段。

##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路径探析

### （一）加强理论研究体系建设

一是在非遗的研究领域中，应当更加规范数据库的建设，为未来的整合数据库做好铺垫工作，避免造成重复工作的现象；二是高校应加强非遗理论研究体系建设，为项目保护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避免“重申报，轻保护”现象，切实提升贵州非遗系统性保护水平，积极促进非遗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三是健全完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创新工作体系，深入调研，根据已经出现的文化变迁，解决存在的传承困境问题。

### （二）搭建交流平台共建非遗基地

一是稳步提升非遗保护传承水平，进一步加强传承人研修培训工作，探索非遗特色村镇、街区建设，有效推动传统工艺的创意开发；二是不断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继续推动民族文化进校园，逐步推进民族文化进社区，搭建交流平台，提高群众文化素养；三是搭建贵州非遗研学基地，基于当前疫情背景下“出不去”的现状，考虑在非遗聚居地建立“远景重构”研学基地，提高研学产品质量，利用非遗景观的原真性、活化性，让学生体验真正的非遗，尽可能地体验非遗的文化内涵，实现本土非遗的有效传承。

### （三）多部门建立联合田野调查机制

建议非遗保护相关部门与高校合作搭建田野研究团队，开展联合田野调查。田野调查获取一手数据是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建构本土学术话语，参与新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当前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田野调查能有效拓展学术研究，服务地方发展，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以实际行动响应“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伟大号召。

### （四）完善教学体系提升教学质量

针对已经建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在建设上突出特色，要有准确的方向性，明确“要建立什么样的非遗专业”。一是联合省非遗中心等部门搭建高校与非遗传承人、传承地交流平台，进行教学上的衔接，拓宽学生视野；二是完善非遗教学体系，将非遗保护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等编入专业教材、纳入教学体系，做好非遗人才培养工作，推动非遗人才队伍的壮大和素养的提升。

### 结语：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当前科学研究和传承人队伍建设方面均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贵州非遗的发展面临新一轮的困境，通过建立理论研究体系、搭建交流平台、联合田野调查机制、完善教学体系的路径，能够为贵州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提供新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1] 肖远平, 王伟杰. 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西江模式”研究[J]. 文化遗产, 2019(03): 23-28.
- [2] 张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贵州黔东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为例[J].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19(1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贵阳人文科技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非遗保护视野下贵州美食的创新与发展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